

41925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9
20000 8207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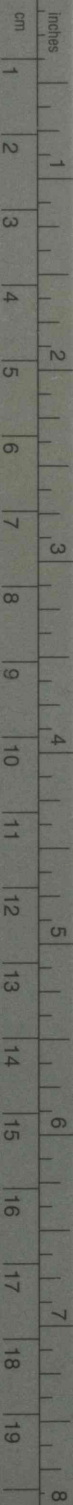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4a
820
眼3

新定漢文 卷五



資料室

昭和四年三月六日

文部省檢定濟

中學漢文教科用

新定漢文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武藤長平編

立川書店發行

42
820
AB3

15
14



此畫高取戶不闕已折空
 欲死萬葉如何海為千人
 公又無城中夕年林青

三顧圖 徐霖筆



新定漢文卷五

目次

一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一
	句法	練習文	
二	袁州學記	李觀	五
	句法	練習文	
三	師說	韓愈	八
	句法		
四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一一
	練習文		
五	桃花源記	陶潛	一五
六	桃源行	王維	一七

一六	蜀相	杜甫	四七
一五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四三
	句法		
一四	劉備及諸葛亮一	十八史略	三六
一三	劉備及諸葛亮二		四〇
	句法		
一二	留侯論	蘇軾	三一
一一	孺子可教	史記	二八
一〇	金陵懷古	劉禹錫	二七
九	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高啓	二五
八	閱江樓記	宋濂	二二
七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一九

一七	陳情表	李密	四八
	練習文		
一八	祭十二郎文	韓愈	五一
	練習文		
	句法		
一九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五八
二〇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五九
二一	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	白居易	六三
二二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六三
	句法		
二三	與李公擇	蘇軾	六七
	練習文		
二四	孟子鈔		六八
二五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七二

二六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七八
	句法 練習文		
二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八一
二八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八三
	句法 練習文		
二九	賣柑者言	劉基	八七
	句法		
三〇	吳士	方孝孺	八九
三一	王彥章畫像記	陳恭修	九一
	句法		
三二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九五
	句法 練習文		

三三	秋聲賦	歐陽修	九九
三四	符讀書城南	韓愈	一〇二
三五	孟子鈔		一〇四
三六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一〇七
	句法 練習文		
三七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一一二
	句法 練習文		
三八	游洞庭湖	李白	一一五
三九	登岳陽樓	吐甫	一一六
四〇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一一七
四一	前赤壁賦	蘇軾	一一九
四二	後赤壁賦	蘇軾	一二二
	練習文		

四三	赤壁	趙翼	一二五
四四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一二六
	句法 練習文		
四五	我心匪石	韓詩外傳	一二九
四六	安史之亂	十八史略	一三一
四七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一三五
四八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一四二
四九	過平原作	文天祥	二四七
五〇	孟子鈔		一四八
五一	伯夷頌	韓愈	一五二
	句法		
五二	弔古戰場文	李華	一五四
五三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參	一五八

五四	文天祥	靖獻遺言	一五九
五五	正氣歌	文天祥	一六四
五六	歸去來辭	陶潛	一六七
	句法		
五七	陶公醉石	朱熹	一七〇
五八	孟子鈔		一七〇

新定漢文卷五目次終

ヤ也、ヤ也

德川齊昭、水戸藩主、私ニ諡シテ烈公トイフ、萬延元年薨ズ。明治元年從一位ヲ贈ラル人能弘道、非ニ道弘レ人也
— 論語衛靈公 —
道也者、不レ可ニ須臾離レ也。可レ離非レ道也。 — 中庸 —
立極垂統 極ハ中正至極ノ道ナリ即正シキ教ヲ立テ統緒ヲ後世ニ垂レタマヘルヲイフ
率服
不肯！不敬

新定漢文卷五

一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號景山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尙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

取於人爲善、
(卷四、八百參照)
皇猷

異端端緒ヲ異ニ
スル意ニシテ、聖
學ノ外ニ別ニ一端
ヲ爲スライフ

陵夷物漸ク衰フ
ルコト、丘陵ノ漸
ク夷カナルガゴト
キニ譬フ、

撥亂反正
威公ハ徳川頼房ノ
諡號、(家康ノ第
十一子)

繼述

徳川光圀、(義公ト
諡ス)頼房ノ第三
子、弟ヲ以テ封ヲ
襲グ、後國ヲ兄ノ
子綱條ニ讓ル、明
治二年從一位ヲ贈
ラル

建御雷神、常陸ノ
鹿島神社ノ祭神、
經津主神トトモニ

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
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
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
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
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
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
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
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
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
以爲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

天祖ノ命ヲ奉ジテ
出雲族ヲ平ゲ

折衷 孔子ノ言ヲ
取リテ事ノ中正ヲ
斷シ、其疑ヲ定ム
ルナリ

夙夜匪懈

偏黨

降鑒

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
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
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
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
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學問
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
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
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
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句法

(一) 未嘗不由斯道也。未嘗不掩卷而痛歎也。
 (二) 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
 至教之之要則莫復加焉。(幼學要綱序)
 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楠氏論)

練習文

(一) 威公夙受東籬之重寄。其地皇子(日本武尊)餘烈所存，而皇子之祠適在水戶之南郊。古木蒼鬱，屹與府城相峙。則感懷之餘，慨然興欽慕之情者，信有以也。(弘道館述義)
 (二) 義公有二兄。伯諱賴重，諡英侯。是為高松侯之祖。仲曰龜丸，早夭。公超伯兄為世子。當時尚幼，及年十八始讀。伯夷傳，慨然發感，遂欲讓後於英侯之子。又知載籍之

不可已，乃有脩史之志。(同前)

二 袁州學記

宋 李

觀 字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

李觀、宋ノ野江ノ人、文章ヲ以テ名ヲ知ラル、嘉祐四年卒ス
 袁州、今ノ江西省宜春縣、
 皇帝二十三年ハ宋仁宗ノ慶曆四年ナリ
 借官官ハ學ブトコロノ官舎ナリ、假リニ校舎ヲ設ケテ表面ヲ粉飾スルナリ
 通判、知州ト並ンテ州事ヲ判ズ
 陋隘 (セマグルシ) 陋ハ陝又ハ狹ト同ジ
 治州ノ政廳ノアルトコロ

袁州府城

厥材孔良
黝堊 青黑ク壁ヲ
塗ルナリ
器備 器具備品ナ
リ
舍菜 釋菜
四代、虞・夏・商・
周

成行
孳々學術
草茅危言

聖神ハ仁宗ヲサス
庠序
陶
薰陶 陶冶

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吁江李覲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虜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

弄筆墨
微利達

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
墨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爲國者之
憂

句法

- (一) 豈徒祖宗之志弗墜。 豈獨……豈止……
- 豈徒二三子之差。 豈唯……豈特……
- (二) 不徒祖宗之志弗墜也。 不獨……不啻……
- 不徒二三子之差也。 不唯……不但……
- (三) 不獨親其親。 獨不親其親。

練習文

竊觀古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

三師說

唐韓

愈 字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韓愈、唐ノ鄆州南陽ノ人、貞元八年ノ進士、學問淵博ニシテ最モ古文ヲ善クス、後世仰イデ玄宗トナス、長慶四年卒ス

庸知

無益
無益



韓退之筆蹟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

孔子證ヲ老子ニ問ヒ、樂ヲ萇弘ニ問ヒ、琴ヲ師襄ニ問ヒ官名ヲ郯子ニ問フ
三人行云々論語述而篇ニ見ユ

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句法

- (一) 必不如師。 不必如師。 不必不如師。
- (二) 必不賢於師。 不必賢於師。 不必不賢於師。
- (三) 聖人常無師。 聖人無常師。

四 李氏山房藏書記

宋 蘇

軾 號東坡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蘇軾、字子瞻嘉祐ノ進士、唐宋八家ノ一人ニシテ父洵・弟轍トトモニ三蘇ト稱セラレリ
象犀 象牙犀角ナリ

五穀 黍·稷·稻·粱·麻
六材 土·金·石·木·獸·草

柱下史聘、周ノ藏書室ノ史官、老聃ナリ

韓宣子、晉ノ大夫聘 諸侯大夫ヲシテ諸侯ヲ問ハシムルヲ聘トイフ

比・賦・興・風・雅・頌ヲ詩ノ六義トイフ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古書ノ名、今傳ラズ

古文變ジテ篆隸トナリ又變ジテ楷行草トナル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

摹刻

倍蓰 蓰ハ五倍ナリ

科舉 李常字ハ公擇

廬山、江西省ニアリ一名匡山、總名ハ匡廬トイヒ、最高峯ヲ五老峯トイフ



蘇軾

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

咀嚼

自如自若

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
 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
 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
 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
 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
 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
 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
 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
 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
 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

不讀爲可惜也。

一練習文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爲尙方令監作祕劍及諸
 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
 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乃造意
 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
 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五 桃花源記

晉 陶

潛一名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續

尙方令、御物ノ製
作ヲ掌ル官ナリ

造意ノ創意

陶潛、字ハ元亮晉
ノ末世ヲ避ケテ隱
處ス世ニ靖節先生
ト稱ス、
太元ハ晉ノ孝武帝

ノ年號
武陵、今ノ湖南省
常德縣
落英繽紛

紛_{タリ}漁人甚異_レ之_ヲ、復_シ前行_シ、欲_シ窮_シ其林_ヲ。林盡_{キテ}、水源_ニ、便_ズ得_{タリ}一
山_ヲ。山_ニ有_リ小口_、髣髴_ス若_シ有_リ光_、便_ズ捨_テ船_、從_テ口_ニ入_リ。初_ニ極_ニ狹_{ク、}纔_ニ

阡陌_、南北_ヲ阡_ト
イヒ、東西_ヲ陌_ト
イフ
雞犬相聞

黃髮垂髻
怡然自樂



潛陶

外人黃髮垂髻_、竝_ニ怡然_{トシテ}自樂_シ。見_テ漁人_、乃_チ大驚_{リ、}問_フ所_ヲ從_リ
來_ル。具_ニ答_フ之_ヲ。便_ズ要_シ還_リ家_、設_テ酒_、殺_シ雞_、作_シ食_{。村中}聞_ク有_リ此人_、

然_{トシテ}開朗_シ、土地_ニ平曠_シ、屋
舍_儼然_、有_リ良田_、美池
桑竹_之屬_{。阡陌}交_シ通_シ、
雞犬_相聞_ク。其中_ニ往_リ來_ル
種_々作_ス。男女_、衣_ヲ著_シ、悉_ク如_シ

無_レ論_、：魏晉_ヲ知_ラ
ラヌハ勿_ク論_{ナリ}
惋_シ驚_嘆スルナリ

此中ノコト外人ニ
語ルニ値_{セズ}、詩_ヲ
秘_{シテ}說_クコトナ
カレ

問津

王維、詩_ヲ工_ニシ
書_數ヲ善_クス、南

咸_ニ來_リ問_フ訊_{。自}云_、先_ニ世_ニ避_テ秦_時亂_、率_テ妻_子邑_人來_リ此_絶
境_ニ不_レ復_シ出_テ焉_{。遂}與_テ外_人閒_隔。問_フ今_ハ何_レ世_、乃_チ不_レ知_ル有_リ
漢_、無_レ論_、魏_晉。此_人一_一爲_シ具_言所_聞、皆_ニ歎_惋。餘_人各_、
復_シ延_テ至_リ其_家、皆_ニ出_テ酒_食。停_シ數_日辭_テ去_{。此}中_人語_ク云_、不_レ
足_ラ爲_シ外_人道_也。既_ニ出_テ、得_テ其_船。便_ズ扶_テ向_テ路_、處_處誌_シ之_ヲ、及_ニ
郡_下、詣_テ太_守說_ク如_シ此_{。太}守_即遣_テ人<sub>隨_テ其_往、尋_テ向_テ所_誌、
遂_ニ迷_シ不_レ復_シ得_テ路_{。南}陽_劉子_驥高_尚士_也。聞_ク之_、欣_シ然_親
往_、未_レ果_シ。尋_テ病_終。後_遂無_レ問_津者_。</sub>

六 桃源行

唐 王

維 字 摩 詰

宗畫家ノ祖ナリ、蘇軾維ヲ評シテ曰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隈隩山ノ曲リテ且ツ深キナリ

邑中ノ樵客漁人ニ逢ウテ其ノ姓名ヲ傳フルナリ、漢ノ姓名ハ漁人ヲサス物外ニ世外ノ房權樵ハ窗牖ナリ

漁舟逐水愛山春、
坐看紅樹不知遠、
山口潛行始隈隩、
遙看一處攢雲樹、
樵客初傳漢姓名、
居人共住武陵源、
月明松下房權靜、
驚聞俗客爭來集、
平明閭巷掃花開、
初因避秦去人閒、

兩岸桃花夾古津、
行盡青溪不見人、
山開曠望旋平陸、
近入千家散花竹、
居人未改秦衣服、
還從物外起田園、
日出雲中雞犬喧、
競引還家問都邑、
薄暮漁樵乘水入、
及至成仙遂不還、

塵心世俗ヲ戀フルノ心

遊行

峽裏誰知有_二人事、
不疑靈境難聞見、
出洞無論隔山水、
自謂經過舊不迷、
當時只記入山深、
春來遍是桃花水、

世中遙望空雲山、
塵心未盡思鄉縣、
辭家終擬長遊行、
安知峯壑今來變、
青溪幾曲到雲林、
不辨仙源何處尋、

七 豐樂亭記

宋 歐陽修 字永叔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宋慶曆五年歐陽修滁州ニ知タリ滁州、安徽省、滁縣

窈然 深遠ノ貌
滄然 水ノ盛ニ湧
出スル貌

太祖、宋ノ創業者
趙匡胤ナリ

李景、南唐主

憑恃險阻
剗削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漠然

涵煦

刻露清秀
刻露ハ秋山ノ峙エ
テアラハナルヲイ
ヒ、清秀ハ冰雪ノ
清ラナルヲイフ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執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豐樂亭遊春

歐陽修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
遊人不_レ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八 閱江樓記

明 宋 濂

金陵、今ノ江蘇省江寧縣(南京)ナリ昔楚ノ威王其地王氣アルヲ以テ金ヲ埋メテ之ヲ鎮ス、故ニ名クト、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ギテ都ス明モ亦鼎ヲコ、ニ定ム、一説ニ金ヲ埋メタルハ秦ノ始皇ナリト

金陵爲_レ帝王之州。自_レ六朝迄_レ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_レ以應_レ山川之王氣。逮_レ我皇帝定_レ鼎於茲、始足以當_レ之。由是聲教所暨、罔_レ閩_レ朔南、存_レ神穆清、與_レ道同體。雖_レ一豫一游、亦思爲_レ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_レ獅子山。自_レ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_レ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

穆清 廬龍 山名

蜿蜒 軒露

崇椒 山頂ヲ椒トイフ

遐思 朝宗

述職 諸侯天子ニ朝シテ職トスル所ヲ述アルナリ、

櫛風沐雨 蠻琛 琛ハ寶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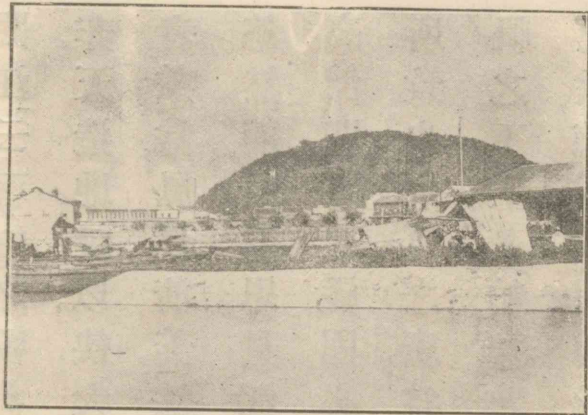
德綏威服

戰凍裂ナリ

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_レ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_レ大一統之君、而開_レ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_レ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_レ其崇椒、凭_レ欄遙矚、必悠然而動_レ遐思。見_レ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_レ以保_レ之。見_レ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_レ及外內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_レ以柔_レ之。見_レ兩岸之闐、四郊之上、耕人有_レ炙膚戰足

行饁 饁ハ食ヲ田間ニオクルナリ

結綺・臨春ハ開名陳ノ後主ノ建ツルトコロ
齊雲樓、唐朝恭王ノ建ツルトコロ
落星樓、吳ノ大帝ノ建ツルトコロ



獅子山遠景

之煩、農女有持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閱而感慨係之。臣

委蛇 委曲ノ貌

白涌碧翻

天塹

逢掖 儒服ナリ

蕩々

宵旰 貞珉 珉ハ石ノ美ナルモノ

高啓、字ハ季迪、有明二百年中詩ニ於

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述。懼褻也。

九 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明 高

啓 號青邱

テ特ニ季迪ヲ推ス
梁時靈光法師アリ
經ヲ此ニ講ズ、天
花ヲ雨ラス、故ニ
名ヅクトイフ傳説
アリ
鍾山、府ノ東北ニ
アリ

大江來從萬山中



山 鍾

坐覺蒼茫萬古意。

山勢盡與江流東。
鍾山如龍獨西上。
欲破巨浪乘長風。
江山相雄不相讓。
形勝爭誇天下壯。
秦皇空此瘞黃金。
佳氣葱々至今王。
我懷鬱塞何由開。
酒酣走上城南臺。
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

吳孫權石頭城ヲ築

漢ノ世術士言フ
「黃旗紫蓋、見ニ
於斗牛之間、江東
有天子氣」ト、
然ルニ今孫皓降リ
テ洛ニ入ル、コレ
竟ニ何ノ祥ゾ
晋ノ王濬益州ノ刺
史タリ、大船連舫
ヲ作リテ吳ヲ攻ム
吳人江磯要害ノ處
ニ於テ鐵鎖ヲ以テ
之ヲ橫截シテ以テ
船ヲ拒グ、濬大火
炬ヲ作り鎖ニ遇ヘ
バ燒イテ之ヲ絕チ
流ニ順ツテ徑ニ石
頭城ニ入ル、孫皓
乃チ降ル
魏文帝大江ニ臨ミ
波濤ノ洶湧スルヲ
見テ歎ジテ曰ク天
ノ南北ヲ限ル所以
ナリト

石頭城下濤聲怒。

黃旗入洛竟何祥。

前三國。後六朝。

英雄乘時務割據。

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

從今四海永爲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一〇 金陵懷古

唐 劉禹錫 字夢得

西晉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漠然收。

千尋鐵鎖沈江底。

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今逢四海為家日

山形依舊枕寒流
故壘蕭々蘆荻秋

一 孺子可教

史

記

留、江蘇分沛縣ニアリ
大父ハ祖父、開地ハ其ノ名ナリ
倉海君ハ何人ナルカヲ詳ニセズ、或ハ曰ク東夷ノ君長ナリト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博浪沙、河南省陽武縣ニアリ

下邳、江蘇省邳縣

東楚ノ人橋ヲ圯ト謂フ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



良 張

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里所、里許、可二里

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父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穀城山、山東省東阿縣ノ東北ニアリ

讀秦記

明陳恭尹

謗聲易弭怨難除。

秦法雖嚴亦甚疎。

夜半橋畔呼孺子。

人閒猶有未燒書。

一一 留侯論

蘇

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

挺身

挾持

刀鋸鼎鑊 皆刑具

孟賁・夏育、並古ノ勇者ナリ

間不容髮

伊尹ハ殷ノ湯王ノ相、太公ハ周武王ノ佐太公望
荊軻・聶政並ニ戰國時代ノ刺客
鮮腆 自ラ尊大ニスルナリ

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

信用 信誠ヲ以テ人民ヲ用フルヲ言フ

小不レ忍、則亂ニ大謀。一論語衛靈侯油然



(筆琳光形尾) 圖良張公石黃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

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句法

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

凡人智有小大。才有短長。君亦安知臣之智。非不可小事而可大事邪。

一三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唐李

白字太白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爲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震動

潛匿遊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水流

曾無黃石公

下邳、今ノ江蘇省
 邳縣ナリ
 虎嘯 虎嘯イテ風
 生ジ龍騰リテ雲起
 ル、英雄ノ勢ヲ奮
 フモ亦時アリ、コ
 、ニハ子房ガ未ダ
 時ニ遇ハザルヲイ
 フナリ、

蕭條 徐泗並ニ州名ナリ、徐泗ノ間復此傑人ナシトイフナリ

涿郡、今ノ京兆涿縣 河東、今ノ山西省河東道ノ地

使君漢ノ世刺史ヲ使君トイフ、轉ジテ同輩相敬スルニモ用フ 七筋筋ハ箸ニ同ジ筋ト異ナリ 迅雷風烈云々ハ論語郷黨篇ニアリ

嘆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一四 劉備及諸葛亮 一十八史略

涿郡劉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河東關羽、涿郡張飛、與備相善。備起、二人從之。後備爲呂布所攻、走歸曹操。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備謀誅操。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筋、值雷震。備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承等謀洩、被殺。備奔荊州、歸劉表。嘗於表坐、起至廁、還慨然

髀裏髀ハ股ナリ

瑯邪、今ノ山東省諸城縣 隆中、山名、今ノ湖北省襄陽縣ノ西ニアリ、山畔今ナホ遺跡アリトイフ

伏龍鳳雛

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功業不建。是以悲



備 劉

耳

瑯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閒自有伏龍

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曹操擁百萬之

挾天子

荊州、今ノ湖南湖北ノ地
益州、今ノ四川省ノ地

宛洛、宛ハ今ノ河南省ノ南陽縣、洛ハ洛陽

簞食壺漿

漢中、今ノ陝西省漢中道ノ地
武擔、山名成都府治ノ北ニアリ

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及曹操進軍江陵、東下、備與吳協力、破操於赤壁、乘勢徇荊州、遂泝流入蜀、自領益州牧、更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及曹丕篡漢、自立、備乃卽帝位於武擔之南。以諸葛亮爲丞相。在位三年殂。諡昭烈。昭烈臨終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太子禪立。是爲後皇帝。

先是漢以荊州之事、與吳相攻。亮乃遣鄧芝、使吳修好。芝見吳王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共爲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吳遂絕魏、專與漢和。南夷畔漢、丞相諸葛亮往平之。有孟獲者、素爲夷漢所服。亮生致獲、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禽、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三江、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

唇齒
鼎足

劉備及諸葛亮一

建興五年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陳出師之由。明年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初魏以昭烈既殂。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乃還漢中。已而復言於後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不克。尋又伐魏圍祁山。魏遣司

祁山・天水・安定・街定皆甘肅省ニアリ

節度

鞠躬

逆覩

成敗利鈍

散關・陳倉・モニ陝西省ニアリ

木牛流馬牛馬ノ狀ニ象リ米ヲ其中ニ貯ヘ機巧ヲ以テ軍糧ヲ運轉スベカラシムルナリ
 邸閣倉庫ナリ斜谷口、陝西省ニアリ
 渭濱、渭水ノ濱ナリ
 安堵
 巾幗婦人ノ首飾ナリ、之ヲ遺ルハ其ノ丈夫ノ志ナキヲ嘲ル所以ナリ

馬懿督諸軍拒之。懿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向亮。亮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郃追之。與亮戰。中伏弩而死。亮還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悉衆十萬。又由斜谷口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以前者數出。皆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懿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寢。罰二十

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芒 熠(ホノホ)ナ

長史、丞相ノ下ニ

長史アリ、衆史ヲ

監督ス

仲達ハ司馬懿ノ字

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

史ハ陳壽撰スルトコロノ三國史ヲ斥

亮爲政無私。馬謖素爲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爲亮所廢。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卒至發病死。史稱亮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

卹 恤

峻 嚴ナリ

而無怨者。眞識治之良材。而謂其材長於治國。將略非所長。則非也。初亮嘗表於後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諡忠武。

崩 殂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殊 遇

一五 前出師表



諸 葛 亮 字孔明

一五 前出師表

四三

恢弘恢ハ大ナリ
 文選ハ弘字ナシ
 自菲薄 自ラ薄
 德ニ安ズルナリ
 宮中ハ禁中、府中
 ハ大將軍ノ幕府ナ
 リ
 陟罰臧否 臧ハ
 善ナリ、善者ヲト
 リタテ、不善者ヲ
 罰スルナリ
 郭攸之・費禕・侍中
 タリ、董允黃門侍
 郎タリ

向寵、中都督トナ
 リ宿衛兵ヲ典ル中
 領軍ニ遷ル
 淑均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拒帝

孝桓・孝靈ノ兩朝
 ニ宦官權ヲ專ニシ
 朝政ヲ紊ス
 侍中尙書ハ陳震、
 長史ハ張裔、參軍
 ハ蔣琬、皆亮ガ進
 メ用ヒタルモノ、
 軍ヲ出シテ後帝ノ
 用フル能ハザルヲ
 恐ル、故ニ特ニ之
 ヲ屬ス

性命 生命ニ同ジ
 開達



明 孔 葛 諸

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
 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

建安十三年劉備曹
操ト戰ヒ、當陽ノ
長阪ニ敗レ、夏口
ニ走リ亮ヲ遣シテ
救ヲ吳ニ求メシム
傾覆ニ値ヒ云々ハ
此時ノコトヲ指ス
瀘水、四川省瀘縣
ニアリ、其源ヲ若
水トイフ、流レテ
金沙江ニ入ル瘴氣
多シ

竭篤鈍

斟酌損益

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
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
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
將卒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
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
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

諮諷善道
察納雅言

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諷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
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
所云。

句法

- (一) 以兒之不肖且辱相將以寒陋一書生罔羅古今。
- (二) 不以臣卑鄙諮臣以當世之事。
- (三) 許先帝以馳驅。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蜀相

唐 杜

甫 字子美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錦官城、成都府ノ
城名、昔時錦官ヲ
置キ、産錦ヲ管セ
シム、故ニ名ツク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一七 陳情表

晉 李

密 字令伯

李密、健爲武陽ノ人、父早ク亡ス、母何氏更メテ人ニ適ク、密祖母劉氏ニ養ハレ、孝ヲ以テ聞ユ、初蜀漢ニ仕フ、蜀亡ビテ晉ノ武帝徵シテ太子ノ洗馬ト爲サントス、詔書累リニ至ル、密此表ヲ上ル、
險覺艱難ヲ歷、過罪ヲ重ネテ生涯ノ數奇ナルヲイフ、
閔凶閔ハ憂ナリ父ノ憂ニ丁ルヲイフ、
零丁孤單ノ貌、
并ハ一年大功ハ九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拊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

月、小功ハ五月ノ喪、故ニ葬功ハソノ喪ニ服スベキ親近ヲ謂フ、
遠ハ買遠、
祭ハ願祭、
洗馬、東宮ニ屬スル官、太子出ゾルトキハ則前驅シテ威儀ヲ導ク、洗馬ハモト先馬ニ作ル、
逋慢、逋ハ緩ナリ、慢ハ倨ナリ、
星火、流星ナリ、
狼狽、
矜育、
密モト蜀漢ニ仕ヘテ尙書郎タリ、今晉ニ對シテ蜀ヲ僞朝トイフナリ、之ニツキテハ後儒論アリ、
盤桓、進マザル貌

化前太守臣逋、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

奄々氣息將絶
エントスル貌

烏鳥ハ其母ニ反哺
ス、密今祖母ヲ養
フノ情ニ喩フルナ
リ
二州ハ梁州・益州
牧伯ハ賈逵・顧榮
ヲ指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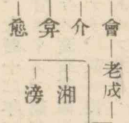
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練習文

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顯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爲

治命。心ナホ確カ
ナル時ノ命、否ラ
ザルヲ亂命トイフ

仲卿



老成ハ介ノ子、兄
會子ナシ、養ウテ
後トナセルナリ
貞元十九年五月廿
六日

時差之奠

愈三歳ノトキ父仲
卿歿セリ、兄ハ韓
會、嫂ハ鄭夫人
河陽、今ノ河南省

殉。及死顯曰。寧從治時命。嫁之。及秦晉之戰。顯見老人結草抗杜。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顯夢老人云。我汝所嫁婦人之父也。汝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一八 祭十二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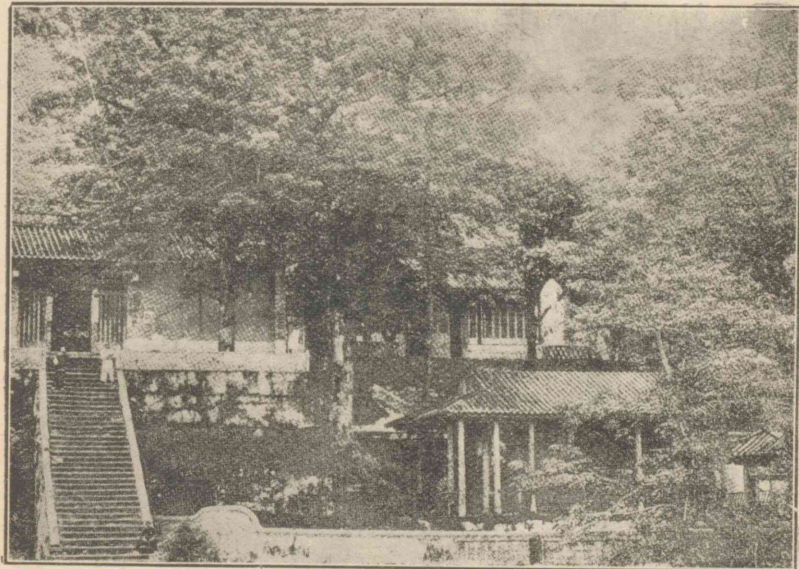
韓

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差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孟縣

韓會韶州ノ刺史タリ、大曆十二年五月官ニ卒ス、韶州ハ今ノ廣東省曲江縣ナリ、故ニ沒南方トイフ



韓文公廟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

貞元十三年董晉汴州(河南省開封縣)ニ帥タリ、愈時ニソノ幕下ニアリ、十四年秋張建封愈ヲ辟シテ徐州(江蘇省銅山縣)節度推官トナス、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ス愈洛陽ニ歸ル

斗斛之祿

孟郊字ハ東野、愈ニ從ヒテ古文ヲ學ブ 蒼々髮班白ナル

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

ヲ蒼トイフ

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耿蘭、十二郎ノ侍女ナリ

業 家業ヲ紹グナリ

ニシテ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

汝子ハ韓湘、吾子ハ韓昶

孩提

軟脚病 脚氣ナリ

殞 隕 損

持終喪

三年の喪ヲ
カセザルニス

兆 墓域ナリ

斂 屍ヲ棺ニ斂ム
ルナリ

窆 棺ヲ墓穴ニ下
スナリ

天涯地角

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
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
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
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
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
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
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
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
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
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

伊水・潁水、並ニ河
南省ニアリ

尙饗

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
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
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
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
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句法

幾何不從汝而死也。 我幾何而不爲趙宋。(卷三北條時宗論)
死有知其幾何離。 悲不幾時，不悲者無窮期。

練習文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文公祭

兄弟ノ孫ヲ姪孫ト謂フ、湘ハ即チ十二郎ノ子ナリ

潮陽、潮州ニ同ジ今ノ廣東省潮安縣ハ其ノ舊治ナリ

秦嶺、終南山ヲ斥ス、終南山ハ秦嶺山脈ノ一ニシテ長安ノ南ニ連ル療江、南方瘴氣多シ故ニイフ藍關、陝西省藍田縣ニアリ

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一九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至京師。韓愈上表極諫。帝得表大怒、貶愈於潮州刺史。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瘴江邊。

二〇 與元微之書 唐白居易 易字樂天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憊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

白居易、元和進士官刑部尚書ニ至ル元稹(字微之)ト親シク常ニ相唱和ス世ニ元白ト併稱ス居易事ヲ以テ九江司馬ニ貶セラル此書貶地ヨリ微之ニ送レルナリ尤モ友情ノ切ナルヲ見ル

膠漆之心

胡越 朔北南越地ノ遠ク相隔タルヲイフ

危憊 憊ハ憂ナリ

二十二ハ居易ノ排行ナリ

左降 左遷ナリ

幢々搖曳ノ貌、
火影ノユラグナリ
一本幢々ニ作ル

殘燈無焰影幢幢。
垂死病中驚起坐。

此夕聞君謫九江。
聞風吹雨入寒窓。

九江、今ノ江西省
九江縣唐時ニハマ
タ潯陽トイフ
方寸

提挈 手ヲヒキテ
互ニタスケアフナ
リ

頃 (日ゴロ)

溢魚、溢水ニ生ズ
ル魚ナリ、溢水ノ
江ニ入ル處ヲ溢口
又溢浦トイフ

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

二林、東林寺西林
寺ナリ廬山草堂記
ニ東西二林長老云
云ノ句アリ

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閒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



白樂天

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

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月。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

殫記 殫ハ盡ナ
リ

啾々

瞥然過日ノ貌、
故人ヲ念フ情ヒラ
メキ生ズルヲ狀ス
ルナリ

居易曾テ禁中ニア
リテ詩ヲ作リテ微
之ニ與ヘタリ、今
ソノ昔ヲ憶フナリ

籠鳥檻猿 以テ
彼此ノ境遇ニ喩フ
ルナリ

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修
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
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
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
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
便成三韻云。

憶昔封書與君夜。

金鑾殿後欲明天。

今夜封書在何處。

廬山菴裏曉燈前。

籠鳥檻猿俱未死。

人間相見是何年。

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二二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

白居易

日高睡足猶慵起。

小閣重衾不怕寒。

遺愛寺鐘欹枕聽。

香爐峯雪撥簾看。

匡廬便是逃名地。

司馬仍爲送老官。

心泰身寧是歸處。

故鄉何獨在長安。

二二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

怙恃 父母ヲイフ
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詩少雅藝
我

狂狷

臣寮 同官ヲ寮ト
イフ
繳進 上進シテ其
罪ヲ彈劾スルナリ
感荷

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

不世出
齟齬

漢文、西漢ノ孝文
皇帝ナリ
太倉令淳于意、罪
アリテ刑ニ當ス、
少女緹縈上書シテ
官婢ニ没入セラレ
テ父ノ罪ヲ贖ハン
コトヲ請フ、帝其
意ヲ憐ンデ、詔シ
テ肉刑ヲ除ク、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晉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

隕越 顛墜スルナリ

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句法

- (一) 憂在不測 下臨不測 遠過於漢文 過於漢文遠
- (二) 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卽被許甲之鬲冑之題唯阿兄所命 (卷三鎮西八郎)

○ 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

二三 與李公擇

蘇

軾

惘然

於邑 悶愁フルナリ、邑ハ悵ト通ズ

坎壈 志ヲ得ザルナリ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

詬病惡口ヲイフ
ヨカラヌクセナリ

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練習文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乎、則君子奚取乎是。

116 孟子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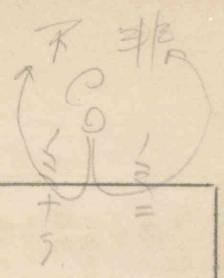
得己已ヲ失ハザ
ルサリ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

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盡心上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



噤爾無禮ニ聲ヲ
カクルナリ
萬鍾 鍾ハ量器、
六斛四斗ヲ入ル萬
鍾ハ吾方國ノ五千
七百五十石ニ當ル
ト

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告子上篇)

拇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信 伸ナリ

傳說、股ノ人、傳巖ニ築ク、武丁之ヲ舉ゲ、
膠鬲、殷ノ人、紂ノ亂ヲ避ケテ魚鹽ヲ販、文王之ヲ舉ゲ、
士、獄官ナリ、齊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道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篇)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告子上篇)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ノ管仲士官ニ囚ハ
ル、桓公之ヲ舉ゲ
孫叔敖、楚ノ人海
濱ニ隱處ス、莊王
之ヲ舉ゲ
百里奚、市ニ隱ル
秦ノ繆公之ヲ舉ク
曾益 増益
法家 法度ノ世臣
ナリ
拂士 拂ハ弼ニ同
ジ補弼ノ賢士ナリ

考
文上

志、勞^ラ其筋骨、餓^シ其體膚、空^ニ乏^ニ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レ以動^カ心、忍^ビ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ニ於慮、而後作、徵^シ於色、發^シ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ニ於憂患、而死^ス於安樂也。

(告子下篇)

二五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

權貴、宰相竇奏ヲ
サス

嶄然見頭角、嶄
然ハ高キ貌、頭角
衆ニスグレテ高キ
意ニテ少年ニシテ
才能ノ特ニ秀デタ
ルヲイフ
博學宏詞 試験
科目ノ名、
僑傑廉悍 人品
衆ニスグレテスル
ドキナリ、僑ハ俊
ニ同ジ、廉ハカド
ダツナリ
踔勵風發 議論
卓絶シテハゲシク
、勢疾風ノ發スル
カゴトキナリ
用事者、王叔文等
ヲイフ
例出他ノ連累者
ト同一例ニテ、外
ニ貶セラルルナリ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

永州、湖南省ニア
汎濫停蓄
涯涘 水ノホトリ
柳州、廣西省ニア

衡湘、衡山湖水ニ
テ共ニ湖南省ニア
リ

劉禹錫、字ハ夢得
播州、貴州省ニア
リ
普通ニハ父ヲ稱シ

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

テ大人トイヘド母
ヲモシカ稱スルコ
トアリ

御史中丞裴度上ニ
白シテ之ヲ言フ

連州、廣東省ニア
リ

徵逐
詡々 媚好ノ貌

陷穽



元宗柳

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々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

擠陷ル、ナリ

顧藉 一身ヲ顧ミ
テ輕舉ヲツ、シム
ナリ

推挽

窮裔 僻陬ノ地ナ
リ

臺省 御史臺、禮
部省

狃、不_レ一_レ引_レ手_レ救_レ反_レ擠_レ之_レ、又下_レ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獸夷狄所_レ不_レ忍_レ爲_レ。而其人自視以爲_レ得_レ計。聞_レ子厚之
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
重顧藉。謂功業可_レ立_レ就_レ。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_レ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_レ世用、道不
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
刺史時、亦自不_レ斥_レ。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
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
必不能自力以致_レ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
厚得_レ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有能

萬年、今ノ江西省
萬年縣

節概
重然諾

舅弟 舅ハ母ノ兄
弟ナリ、故ニ舅弟
ハ從母弟ナリ

經紀 後事ヲ處置
スルナリ

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卒。年四十
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
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
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
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廬遵。遵
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
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
者。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句法

有法度可觀。無策可用。非常人之可企及。

練習文

賴山陽曰。是一篇柳宗元本傳。與公他碑誌自別。而他碑誌終無出此右者。以韓銘柳天地鉅觀。宜乎其如此。

詔赴都

柳宗元

十一年前南渡客。五千里外北歸人。

詔書許遂陽和至。驛路開花處々新。

二六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々。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

僇人 罪人ナリ
是州、宗元ガ謫セ
ラレタル永州ヲイ
フ

惴々
隙 隙ニ同ジ
施々 徐行ノ貌

榛莽 茅茂 花ハ草葉多
箕踞 箕ノ形ニ似テ坐ル
呀然 地ノ凸起セ
ル貌
洼然 地ノ凹ミタ
ル貌
蛭蟻封 アリツ
カ(ナリ)
攢足 累積
遯隱
縈青繚白 青山
白水相廻ルナリ
灑氣 大空ノ氣ナ
リ、灑ハヒロキナ
リ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

培樓 小阜ナリ

心凝形釋

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句法

未始以爲憂也(祭十二郎文)

吾嚮之未始游。

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練習文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
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
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

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二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橐駝駝駝ナリ、
其ノ背囊(フツ)ヲ
負フガ如シ、故ニ
イフ

僂(セムシ)

取養視 木ノ培
養ヲ橐駝ニ託スル
ナリ、一説ニ爭迎
取養ニテ句シ視字
ヲ下ニ屬スト、コ
ノ場合ニハ橐駝ヲ
迎取リテ愛養スル
ナリ

碩茂
順天致性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詩 更メ種ウルナ
リ、マクト訓ズル
ハ字ノ本義ニハア
ラズ

過猶不及—論語—

理 治ナリ唐人高
宗ノ諱ヲ避ケテ治

欲_レ舒_レ其培_レ欲_レ平_レ其土_レ欲_レ故_レ其築_レ欲_レ密_レ既_レ然_レ已_レ勿_レ動_レ勿_レ
慮_レ去_レ不_レ復_レ顧_レ其_レ時_レ也_レ若_レ子_レ其_レ置_レ也_レ若_レ棄_レ則_レ其_レ天_レ者_レ全_レ
而_レ其_レ性_レ得_レ矣_レ故_レ吾_レ不_レ害_レ其_レ長_レ而_レ已_レ非_レ有_レ能_レ碩_レ茂_レ之_レ也_レ
不_レ抑_レ耗_レ其_レ實_レ而_レ已_レ非_レ有_レ能_レ蚤_レ而_レ蕃_レ之_レ也_レ他_レ植_レ者_レ則_レ不_レ
然_レ根_レ拳_レ而_レ土_レ易_レ其_レ培_レ之_レ也_レ若_レ不_レ過_レ焉_レ則_レ不_レ及_レ苟_レ能_レ有_レ
反_レ是_レ者_レ則_レ又_レ愛_レ之_レ太_レ恩_レ憂_レ之_レ太_レ勤_レ旦_レ視_レ而_レ暮_レ撫_レ已_レ去_レ
而_レ復_レ顧_レ甚_レ者_レ爪_レ其_レ膚_レ以_レ驗_レ其_レ生_レ枯_レ搖_レ其_レ本_レ以_レ觀_レ其_レ疎_レ
密_レ而_レ木_レ之_レ性_レ日_レ以_レ離_レ矣_レ雖_レ曰_レ愛_レ之_レ其_レ實_レ害_レ之_レ雖_レ曰_レ憂_レ
之_レ其_レ實_レ讎_レ之_レ故_レ不_レ我_レ若_レ也_レ吾_レ又_レ何_レ能_レ爲_レ哉_レ問_レ者_レ曰_レ以_レ
子_レ之_レ道_レ移_レ之_レ官_レ理_レ可_レ乎_レ駝_レ曰_レ我_レ知_レ種_レ樹_レ而_レ已_レ理_レ非_レ吾

ヲ理ト書ス

遂 成長ヲ遂ゲシ
ムルナリ
殮 饗朝ニハ饗ト
イヒタニハ殮トイ
フ

喜 歎美ノ聲ナリ
嬉 トコトナリ

腊 乾肉ナリ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二八 捕蛇者說

柳 宗 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

餌 藥餌ナリ
 大風
 攣腕 手足曲リテ伸ビザルナリ
 瘻 頸腫ナリ
 癘 癘ニ同ジ
 死肌 血氣至ラザルノ死肉ナリ
 三蟲 俗説ニ人間ノ腹中ニ三尸アリ人ノ隱微失誤ヲ知リ、庚申ノ日ニ、人ノ睡レルヲ伺ヒ出テ、天帝ニ讒ヌ
 莅事者 其筋ノ官吏ライフ
 汪然
 盧 農人田中ニ盧ヲ作リテ以テ農事

ニ便スルナリ、詩ニ中田有レ盧トアリ
 頓踣 ツマツキタフル、ナリ
 悍吏 墮突 墮ハ毀ナリ恂々
 缶 蛇ヲ容ルル器
 弛然 心安ンズル貌
 熙々
 且々有是、毎日死ヲ犯スホドノ事件アルライフ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瘻、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觀人風 禮記ニ
陳詩以觀三民風一
トアリ、唐ハ太宗
ノ諱(世民)ヲ避ケ
テ民ヲ人ニ作ル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句法

若毒之乎。余將告莅事者……復汝賦。

君將衷而生之乎。則吾役之不幸未若……也。

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賴襄、楠氏論)

有能一日用其力仁矣乎。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篇)

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論語、子張篇)

練習文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二九 賣柑者言

明 劉

基 字伯溫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之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竇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

式 軾ニ同ジ車前ノ横木ナリ、軾ニ憑リテ其聲ヲ察スルナリ

劉基、明初ノ人、太祖ノ天下ヲ定ムルヤ、謀基ヨリ出ヅルモノ多シ、誠意伯ニ封セラシ、文章ヲ善クシ、宋濂ト相竝ンデ一代ノ文宗タリ
燁然 光澤ノウルハシキ貌
杭、杭州今ノ浙江省杭縣

虎符 兵符ナリ、
 兵符ノ半ヲ割キ右
 ハ京師ニ留メ左ハ
 外ニアルモノニ與
 フ、事アルトキ之
 ヲ合セテ信トナス
 皋比 虎皮ナリ
 洗々乎 果毅ノ
 貌
 孫・吳、孫武・吳起
 並ニ古ノ兵法ヲ善
 クスルモノ
 伊・皋、伊尹・皋陶
 ナリ
 麋廩粟

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
 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
 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
 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
 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洗洗乎干城之
 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
 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
 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斃而不知理、坐糜廩
 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
 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

巍巍乎
 赫々乎

東方朔、漢武帝ノ
 時ノ人、滑稽ヲ以
 テ名アリ

方孝孺、明ノ寧海
 ノ人、建文ノ時侍
 講學士トナル、燕
 王位ヲ篡フ時節ニ
 殉ス、事蹟卷四ニ
 録セリ
 吳士、吳人某士ナ
 リ

主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滑稽之流。豈
 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句法

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告
 子前出)
 此之謂不知類。(孟子、告
 子前出)
 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
 卷四、既出)
 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韓愈原毀)

三〇 吳士

明方孝孺 字希直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喜談兵。談必

張士誠、元季ノ亂ニ乗ジテ兵ヲ起シテ王ヲ姑蘇ニ稱ス明ノ太祖ニ討滅セラル
國朝、明人明朝ヲ稱スルナリ

司粟吏、兵食及貨幣ヲ管スル吏

勿較贏縮 費ス トコロノ多寡ヲ較シテ、爭抗スルナカラシムルナリ
錢塘、今ノ浙江省杭縣

李曹公、名ハ文忠明室ノ勳臣、曹國

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兵甲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游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

公ニ封セラル
轅門 軍門ナリ

鄆州、山東省ニアリ

鄭州、河南省ニアリ

乾化、梁ノ太祖(朱全忠)ノ年號

顧望

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三一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五代八姓十三君
後梁二主一姓(朱)
後唐四主三姓(李)

(胡人)

後晉二主一姓(石)

後漢二主一姓(劉)

後周三主二姓(郭)

(柴)

歐陽修ニ五代史ノ

著アリ、名著ト稱

セラル、此時書未

ダ成ラズ

舊史、宋ノ薛居正

ノ舊五代史ヲ斥ス

康定、宋ノ仁宗ノ

年號

滑、今ノ河南省、

滑縣、

自經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

保鑾禁衛兵ナリ

中都、今ノ山東省

汶上縣

德勝、渡ノ名、今

ノ直隸省濮陽縣ニ

アリ、五代時晉德

勝ノ南北ニ兩城ヲ

築キテ之ヲ守ル、

趙元昊、宋人、先
世夏州(今ノ陝西
甘肅ノ北部)ニ據
ル、元昊嗣ギ立チ
西平王ニ封ゼラル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

後僭シテ大夏ト號シ、帝ヲ稱シテ宋ニ叛キ、屢西邊ニ冠ス、作者彦章ノ事ヲ藉リテ時事ヲ慨スルナリ

隱々微見ノ貌

牧豎

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勝，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

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尙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已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句法

一槍之勇同時豈無。同時豈無一槍之勇。
豈無一槍之勇同時。豈同時無一槍之勇。

三二 畫錦堂記

歐陽修

楚項羽曰ク、富貴不歸敵鄉。如二

衣繡夜行、
——史記——
魏太祖張既ニ謂ッ
テ曰ク、遷ニ君本
州、可レ謂ニ衣繡畫
行。——魏志——
季子、蘇秦ノ字

駢肩累迹
瞻望咨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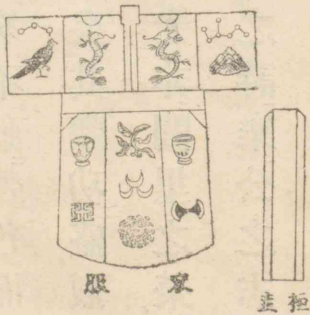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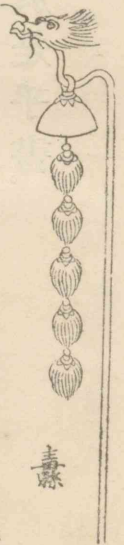
衛國公・韓琦ヲ謂
フ、宋ノ名臣ニシ
テ范仲淹、歐陽修
ト並ビ稱セラル
相州、河南省ニア
リ
聞下風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郷、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

高牙大纛、軍前
ノ大旗ヲ牙旗トイ
フ、象牙ヲ以テ飾
レルヲ以テナリ、
一説ニ猛獸ノ瓜牙
ニ象ルト。纛ハ天
子及大將軍ノ大旗
ナリ。天子ハ之ヲ車
ノ左方ニ樹ツ、之
ヲ左纛トイフ
桓圭、公爵ノ執ル
トコロ、長サ九寸
ノ瑞玉
袞裳、龍ノ繡アル
衣、天子及三公ノ
服、
至和、宋仁宗ノ年
號

快恩讎、恩ニ報
ジ、讎ニ復シテ以

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



テ自ラ快クスルナ
リ
韓琦畫錦堂詩中
「茲子來舊邦、意
非在孫街」公
餘新此堂、夫豈
事飲宴等ノ句
アリ
夷險一節
社稷之臣

彝鼎宗廟ノ鼎、
三代ノ時、人臣ノ
功德アルモノハ彝
鼎ニ銘シテ以テ功
ニ酬ヒタリ

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是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句法

- (一) 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
- (二)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

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篇)

(三)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荀子榮辱篇)

練習文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尙。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秋聲賦

歐陽修

悚然

浙瀝 雨又ハ風ノ聲

碎泝 濤聲

縱々 錚々 金屬ノ鳴ル聲

慄冽 寒サノスルドキ貌
砭 (イシバリス) 葱龍 青色ノ盛ナル貌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浙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碎泝。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縱縱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艸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上古官ヲ置ク四時ヲ以テ名ヲ立ツ、秋官ハ大司寇ニシテ後世ノ刑部ナリ
夷則十二律ノ一、陰曆七月ニ配當ス故ニ七月ノ異名トス
宮・商・角・徵・羽ヲ五音トイフ、音ノ清濁高下ヲ以テ之ヲ分ツ羽ヲ最高最清トナシ宮ヲ最下最濁トナス、商聲ハ次下次濁ノ聲ナリ
渥然 赤キ貌
黝然 黒キ貌
星々 白髮ヲ狀スルナリ、左思白髮賦ニ星々白髮生ニ於髻ニ垂トアリ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天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艸木無情。有時颺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

唧々

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符、愈ノ子、城南ニアリテ讀書ス故ニ詩ヲ作リテ之ヲ獎スナリ
梓匠ハ木工、輪輿ハ車工ナリ

三四

符讀書城南

韓

愈

提孩

汙渠汙ハ汚ニ同シ
飛黃神馬ナリ

木之就規矩。	在梓匠輪輿。	人之能為人。
由腹有詩書。	詩書勤乃有。	不勤腹空虛。
欲知學之力。	賢愚同一初。	由其不能學。
所入遂異閭。	兩家各生子。	提孩巧相如。
少長聚嬉戲。	不殊同隊魚。	年至十二三。
頭角稍相疎。	二十漸乖張。	清溝映汙渠。
三十骨骼成。	乃一龍一猪。	飛黃騰踏去。

蟾蜍 (ヒキカヘル)

潭々 宮室深奥ノ貌

且 語ノ辭
犁鋤 農具ナリ、田畝ヨリ身ヲ起スヲイフ

蓄畬 蓄ハ新田、畬ハ熟田ナリ
潢潦 行潦 (ニハタツミ)

不能顧蟾蜍。	一爲馬前卒。	鞭背生蟲蛆。
一爲公與相。	潭潭府中居。	問之何因爾。
學與不學歟。	金璧雖重寶。	費用難貯儲。
學問藏之身。	身在則有餘。	君子與小人。
不繫父母且。	不見公與相。	起身自犁鋤。
不見三公後。	寒饑出無驢。	文章豈不貴。
經訓乃蓄畬。	潢潦無根源。	朝滿夕已除。
人不通古今。	馬牛而襟裾。	行身陷不義。
況望多名譽。	時秋積雨霽。	新涼入郊墟。
燈火稍可親。	簡編可卷舒。	豈不旦夕念。

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居諸 日月ナリ
日居月諸、東方自
出 詩經
勸躊躇 躊躇シ
テ竹ルナキマス
メハダマスナリ

三五 孟子鈔

科 坎ナリ
聲聞 善聲合聞ナ
情 實ナリ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於乎四
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
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
恥之。

戴不勝、宋王ノ臣
ナリ
齊語 齊人ノ語ナ
リ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

傅 師傅ナリ

莊嶽、齊ノ街里ノ
名ナリ

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人咻之、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
數也、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一暴十寒 暴ハ
日光ニサラシアダ
タムルナリ
奕 圍棋ナリ

小數 小技ナリ

奕ヲ善クスルモノ
其ノ名ハ秋

弓繳繳ハ糸ヲ矢
ニツケ發スルナリ

牛山、山名、齊ノ
東南ニアリ

濯々 禿シテ草木
ナキ貌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告子上篇)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

平旦之氣 平旦
清明ノ氣ナリ

夜氣 日間心物ニ
擾サレ氣之ガタメ
ニ昏シ、夜來心靜
カナルニ至リテハ
氣復タ清シ、故ニ
之ヲ夜氣トイフ

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篇)

三六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

慶曆、宋ノ仁宗ノ
年號、時ニ軾八歳
石守道、名ハ介、
時ニ國子直講タリ

十一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晏殊、余靖、王素、蔡襄、章得象、賈昌朝

嘉祐、宋仁宗ノ年號

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公正文范

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

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

仲淹
純祐、字大成
純仁、字堯二
純禮、字彝叟
純粹、字德孺

疇昔疇、義ナリ
或ハ曰ク發聲ニテ
意義ナント、昔日
ニ同シ

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

王伯伯ハ翻ニ同
如指諸掌

口傳耳受
嘗試嘗モ亦タ試
ナリ

無レ出ニ此書、コノ
書以外ノモノハナ
シ

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
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
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
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
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
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
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
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
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
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

弄翰戲語

有レ德者心有レ言、
— 論語憲問篇 —
我戰則克、祭則受レ
福 — 禮記禮器篇 —

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
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
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
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
之見於怒者也。

句法

漢中之言。無一不酬。無物不長。無物不消。
幽泉怪石。無遠不到。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

練習文

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

鄉人憂也。下學而上達，仰不愧天而俯不忤人，樂也。自文王周孔以下，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

三七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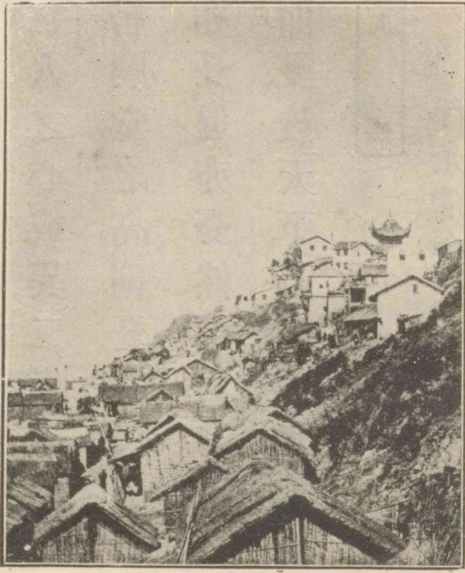
滕宗諒、字子京
范仲淹、同年、進士
巴陵、今之湖南、岳陽縣
岳陽樓、城之西門ノ樓ナリ

銜遠山、山湖邊ニアリ、水勢山ヲ銜ムガ如キナリ
吞長江、湖面廣闊江流ヲ呑ムルガ如キナリ

浩浩湯湯、湯々ハ水ノ流ルノ貌
巫峽、三峽ノ一、長江ノ最モ險ナルトコロ、今ノ四川省巫山縣ニアリ
瀟湘、二水ノ名、合シテ洞庭湖ニ入ル
遷客騷人、遷謫ノ人及憂念ヲ懷ク人
霏々

芷蘭、トモニ香草ナリ

郁々



岳陽樓

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

寵辱
洋洋流動充滿ノ
貌



先憂後樂
斯人古仁人ヲイ
フ

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
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
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
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句法

浮光躍金。
靜影沈璧。

勢躍玉龍。
響奔鐵騎。

石當階而虎踞。
泉映牖而龍吟。

練習文

湘君、舜南巡シテ
蒼梧ノ野ニ崩ズ舜
ノ二妃舜ヲ追ワテ
湘水ニ投ズ後人之
ヲ祀ツテ湘君トイ
フ



李 白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
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
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
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三八 游洞庭湖

李 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
水盡南天不見雲。
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弔湘君。

三九 登岳陽樓

杜

甫



杜甫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
岳陽樓吳楚東南
坼乾坤日夜浮親
朋與一字老病有
孤舟戎馬關山北
憑軒涕泗流

甫 杜
(書山丈川石畫陶探野狩)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湖南ハ楚、湖東ハ
吳
天地トモニ望中ニ
盡ク、故ニ乾坤日
夜浮トイフ

軒檻(オバシ)イ
ナリ

四〇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赤壁ノ戰ハ漢ノ建
安十三年ニアリ此
時劉備ハ荊州ノ太
守劉表ニ依レリ、
表卒シテ子琮操ニ
降ル、備乃チ江陵
ニ奔ル、
赤壁、湖北省嘉魚
縣ノ東北江濱ニア
リ、蘇東坡黃岡城
外ノ赤壁磯ヲ以テ
周郎ノ赤壁トナセ
ルハ誤ナリト云フ
江陵、湖北省江陵
縣
夏口、湖北省武昌
縣ノ西ニ夏口城ノ
古趾ア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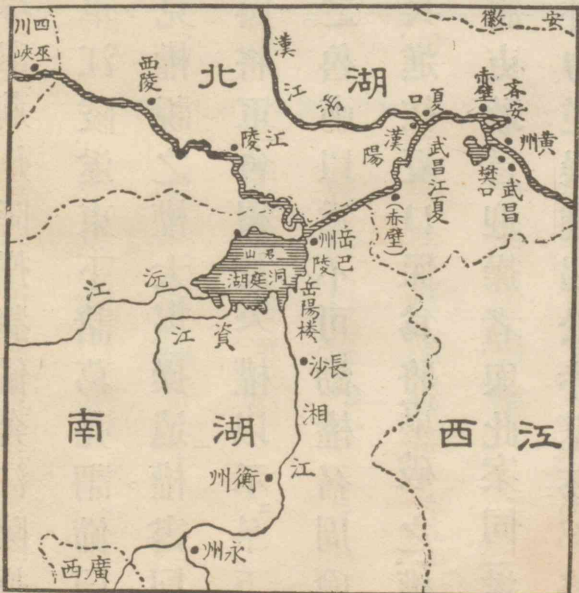
奏案文書ヲ載ス
ル机ナリ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
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諸葛亮謂備曰、
「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書曰、
「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
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
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
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
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
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トク） 艨艟（トク） 生牛皮ヲ以テ船ヲ裹ミ兩邊ニ棹孔ヲ開キ前後左右ニ弩箭ヲ穴アリ

詐爲……
伴爲……

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



雷鼓（トク） 鼓ヲ擊ツナリ

元豐五年（壬戌）賦黃州ニアリテ臨皋亭ニ寓居ス、七月赤壁ニ遊ビ前赤壁賦アリ、十月又之ニ遊ビ後赤壁賦アリ

既望 十六日
舉酒屬客 屬ハ注グナリ酒モリヲハジメテ酒ヲ客ニ注グナリ
明月之詩、窈窕之章ハトモニ詩經ニアリ興ニ乗ジテ古

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四一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詩ヲロズサムナリ
少焉

斗牛

一葦

馮虛御風

蘭漿 木蘭ニテツ
クレル權ナリ

空明月水中ニア
ルナリ

流光 月光波トト

モニ動クナリ

鳴々然

嫋々

嫠婦寡婦ナリ

日明星稀、烏鵲南
飛、繞樹三匝、無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江上之清風与山間之明
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
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
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客喜

東坡筆蹟

一方客有吹
洞簫者倚歌
而和之其聲
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
訴餘音嫋嫋

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

枝可_レ依。
魏武帝短歌行

舳艫千里

蜉蝣小蟲、朝ニ
生レテ夕ニ死ス

子在_二川上_一曰、逝
者如_レ斯夫、不_レ舍_二
晝夜_一。
論語子罕篇

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
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
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
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
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
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
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
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
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

清風朗月、不須一錢買。(李白)

枕藉縱橫相枕シテ臥スルナリ

軾廬圃ヲ東坡ニ得テ堂ヲ作ル大雪中

之ヲ作ルヲ以テ雪ヲ四壁ニ繪キ號シテ雪堂ト曰フ

吳松江、好鱸ヲ出ス味他處ニ異ナリ

巉巖

蒙茸 草ノ亂シタル貌

蚪龍 蚪ハ龍ノ角アルモノ

馮夷 水神ナリ

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四一 後赤壁賦

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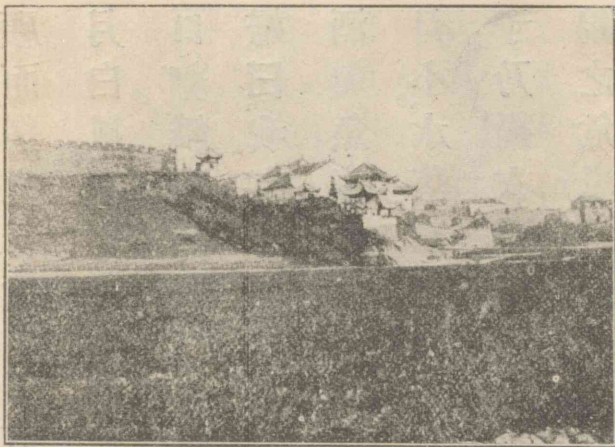
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蚪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

玄裳縞衣
憂然

蹠躡
貌
躡
手ヲ拱キ之ヲ
上下シテ禮スルナ
リ
俛
俯ニ同ジ



壁 赤

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憂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蹠躡，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練習文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堅也，發諸心，形諸言，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為之加明，風為之加清，江山為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

四三 赤壁

趙

翼 號甌北

依然形勝扼荆襄。
赤壁山前故壘長。
大江東去有周郎。
烏鵲南飛無魏地。

趙翼，字八鬆，松乾
隆ノ進士，尤モ史
學ニ精シク、且ツ
詩ヲ善クス

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吾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吾
足。
——屈原漁父辭——

黃州、今ノ湖北省
黃岡縣

西陵、湖北省宜昌
縣ノ西北一、夷陵
トイフ

湘瀟、二水ノ名

漢沔、本一水其ノ
經ルトコロニヨリ

沔、沔水又ハ漢水ト
稱ス、故ニ江ニ入
ル所ヲ沔口又ハ漢
口トイフ

謫居

齊安、古齊安城ハ
今湖北省黃岡縣ノ
西北ニアリ

一舍、三十里ヲ舍
トイフ

千秋人物三分國。 一片山河百戰場。
今日經過已陳迹。 月明漁夫唱滄浪。

四四 黃州快哉亭記

蘇

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瀟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濤瀾洶涌
變化倏忽

曹操字孟德
孫權字仲謀

睥睨

周瑜陸遜共ニ
孫權ノ將瑜ハ曹
操ヲ赤壁ニ破リ陸
遜ハ蜀軍ヲ夷陵ニ
破ル

馳騫

流風遺跡

宋玉、屈原ノ弟子
ニシテ楚ノ大夫タ
リ、此文ニ引ケル
トコロハ其ノ「風
賦」ナリ、載セテ
文選ニアリ

颯然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雄風
中心ナリ
以物傷性

餘功餘暇ナリ

蓬戸甕牖 蓬ヲ
編ミテ戸トナシ、
敗甕ヲ用ヒテ牖ト
ナセルモノニシテ
貧居ライフ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
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戸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
也哉。

句法

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將安適而非快。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

賈柑者言

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

貧賤。(卷三 魏文侯禮士)

練習文

古之達人其飢而欲食寒而欲衣徬徨立錐之地而欲得
居處未嘗異乎人也惟其中有自得雖加之以死生利害
是非得失猶不足累其心邀其一哂而況起居日用之區
々者乎。

四五 我心匪石

韓詩外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戸甕牖桷桑而無

韓史外傳、漢ノ韓
嬰ノ撰
環堵 環ハ周ナリ
方丈ナ堵トイフ
桷桑 桷ハタルキ
ナリ、桑枝ヲ以テ
タルキトセル陋屋
ノ狀ナリ

匡坐 匡ハ正ナリ

軒 大夫以上ノ乗
ル車、巷隘クシテ
ホトンド軒車ヲ容
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納履 足ヲ履ニ納
ルナリ、卷三魏
文公禮士ノ條ニ既
出

希世 世ニ時メク
ヲ希フナリ

比周

商頌、詩ノ篇名

詩、隄風柏舟篇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揖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四六 安史之亂

十八 史略

平盧節度使、營州
(今ノ内蒙古東部)
ニ治シ、今ノ奉天
省方面ヲ管シ、且
ツ鞏鞏ヲ撫ス
范陽節度使、幽州
(今ノ京兆)ニ治シ
今ノ直隸省ヲ管シ
且ツ奚契ヲ撫ス
東京、洛陽ナリ

平原、今ノ山東省
東臨道ニアリ
唐時、河北道ハ領
郡二十四アリ、
常山、今ノ直隸省
正定縣
杲卿初メ祿山ノ薦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

ニヨリテ常山ノ太守トナル、故ニ己ノ恩ニ負クヲ數ムルナリ

狗、臊羯、胡人ヲ罵ル語、臊ハナマクサキナリ、羯ハ去勢セル羊ナリ

凸、肉ヲ剔リテ骨ニイタルナリ

眞源、雍丘、トモニ河南省ニ屬ス

唐ノ姓ハ李、周ノ老子(李耳)ト同姓ナルヲ以テ尊諡シテ玄皇帝トイフ

潼關、陝西省潼關縣ノ治、歷代ノ要地タリ

靈武、甘肅省ニアリ

鳳翔、陝西省ニアリ

賊河北諸郡皆應之。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凸之。比死、罵不絕口。眞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討賊。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翰守潼關、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皇帝。

至德二載、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上皇發蜀郡、還西京。

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初、巡守雍丘、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令狐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

鄴、今ノ河南省臨漳縣境ニアリ

睢陽、故城ハ今ノ河南省商邱縣南ニアリ

寧陵、今河南省ニアリ

籌畫

捐軀

心益勸。後移軍寧陵，屢破賊。會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合兵。賊悉眾逼城。巡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既而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有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既而食盡，或欲棄

厲鬼

元和、唐ノ憲宗ノ年號

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

四七 張中丞傳後序

韓

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說者イフ雷萬春ハ
當ニ南霽雲ニ作ル
ベシト

張巡ハ直ニ害セラ
レ許遠ハ後ニ僱師
ニ死セリ、故ニ先
後異耳トイフ
巡ノ子去疾上疏シ
テ遠ガ官爵ヲ削ラ
ント乞フ

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公文韓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
疑忌。竟與巡俱守死。
成功名。城陷而虜。與
巡死先後異耳。兩家
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
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
寸之地。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

蚍蜉 大蟻ナリ

無待期待スルト
コロナキナリ

死守守死

媿媿

巡ハ城ノ東北ヲ分
守シ、遠ハ其ノ西
南ヲ分守セリ

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
而猶死守。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
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
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
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
亦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
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
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

當時ノ論者或ハ謂
フ二公當ニ大郡ニ
ニイテ之ヲ守ルベ
シ、睢陽ノ小邑ヲ
守リテ自ラ困ムヲ
要セズト、故ニコ
コニ其ノ然ラザル
ヲ論ズルナリ

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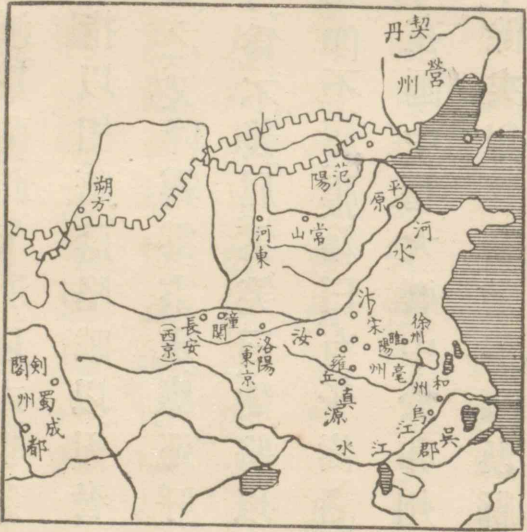
沮遏

比 偏リ黨スルナ
リ
淫辭 不正ノ旨辭
汴徐、祭十二郎文
ヲ参照セヨ
雙廟巡遠ヲ記レル
廟

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
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
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
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
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
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
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
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
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閱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

賀蘭名ハ進明時ニ
臨淮ノ太守タリ

雲賀蘭ニ謂ツテ曰
ク「雲既不能レ達ニ
主將之意、請將ニ一
指一以示レ信歸報。」



也、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
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
坐。霽雲慷慨語曰、雲
來時、睢陽之人、不食
月餘日矣。雲雖欲獨
食、義不忍。雖食且不
下咽。因拔所佩刀、斷
一指、血淋漓、以示賀
蘭。一座大驚、皆感激
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

浮圖佛寺ノ塔ナ
矢甄ニ著イテ其半
ヲ没スルナリ、輒
ハ瓦ナリ

南八 南家ノ第八
排行ナリ

和州、今ノ安徽省
ノ和縣ナリ

以巡、巡ノ薦ヲ以
テナリ

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

亂抽

僅、近ナリ

鬚髯

陽々 揚々

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巡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

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閔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閔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四八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號南豐

曾鞏字子固，文章以名，唐宋八大家之一人。元豐六年卒。撫州，江西省。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

爲所構。附會シテ以テ之ヲ成スヲ構トイフ、故ニ計ヲ以テ人ヲ罪ニ陷ル、ヲ構陷トイフ。太上皇ハ玄宗ヲ斥ス

壅蔽

德宗ノ建中三年李希烈叛ス



顏真卿

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

爲倡

土門、關名、一ニ井陘關トイフ、直隸省井陘縣ニアリ、歷代軍事ノ險要地タリ

不皆合一皆不合

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

歷忤

顛跌撼頓 撼ハ動クナリ、身ノ安定ヲ得ザルナリ、頓ハ困ムナリ

去就

睽顧回隱

臆陵何壯哉

蹟筆卿眞顔

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睽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

至和、仁宗ノ年號

嚮往

親炙

風示

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文天祥、字ハ宋瑞
吉水廬陵ノ人、端
宗ノ時右丞相ニ拜
シ信國公ニ封セラ
ル、宋亡ビ節ニ殉
ズ

鼙鼓 陣太鼓
漁陽、今ノ京兆ノ
東部

夏盟 夏ハ大ナリ
安祿山ノ胡軍ニ對
シテ中國大連盟ヲ
ナスヲイフ
咸京、長安ナリ
靈武、甘肅省ニア
リ肅宗即位ノ地
崎嶇 坎坷 崎嶇
ハ山路ノ險シキナ
リ、坎坷ハユキナ
ヤムサマ、トモニ
志ヲ得ザルヲ狀ス
坎坷ハ一ニ轉柯ニ
作ル

四九 過平原作

宋文天祥號文山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江以北無堅城。
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
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
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
哀哉常山慘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懾。
崎嶇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

四朝、玄宗、肅宗、代宗、德宗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廬杞欺日月。
 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
 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當天。

五〇 孟子鈔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

由々然 愉悅ノ
 貌
 袒裼裸裎 臂ヲ
 露ハシ、身ヲ露ハ
 スナリ、皆非禮ナ
 リ
 接浙漸ハ水ニ漬
 セル米ナリ、接ハ

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承ナリ、手ヲ以テ
水ヲ承ケ米ヲ取リ
テ去ルナリ、去ル
ヲ欲スルノ急ナル
ナリ

怵惕驚動ノ貌
惻隱惻ハ傷ムノ
切ナルナリ、隱ハ
痛ムノ深キナリ
内交内ハ納ナリ
結ナリ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萬章下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端ハ緒ナリ

水火ハ始メ微小
レドモ之ヲ廣大ニ
スレバ至ラザル所
ナシ、以テ人ノ四
端ニ喻フ

函人甲ヲ作ル工
ナリ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篇)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莫之禦 何人ニ
モ尊爵ヲモトメ安
宅ニ入ルヲ禦ムル
ハナキニホ不仁
ナルナリ
由||猶

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同前）

五一 伯夷頌

韓

愈

特立獨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舉乎 危高ノ貌

微子、殷ノ紂王ノ
庶兄、數々紂ヲ諫
ムレドモ聽カズ遂
ニ之ヲ去ル
周公、武王ノ弟、
名ハ且、成王ヲ輔
佐シテ周室ヲ大ニ
ス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賴襄曰、韓公一代作文滿家、其有大益於世教、吾竊以此
篇爲第一。

句法

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

嗚呼微此人、吾誰與歸。 (岳陽樓記)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論語憲問)

李華、唐、趙州、
人、天寶中、監察御史

五二 弔古戰場文

唐 李

華 字遐叔

ニ遷ル、文辭ノ綺
麗ヲ以テ時ニ稱セ
ラル、著ス所ニ李
遐叔文集アリ

浩々乎
滎帶、河水ノ長ク
繞ルナリ

糾紛、山勢ノ錯雜
セルナリ

慘悴

曛、日入ルノ餘光
ナリ

挺、奔逸シテ伴ヲ
亡フナリ

常、嘗ナリ

徭戍

膈臆、胸中ノ鬱悶
ナリ

耗斃、オトロヘハ
ツルナリ、斃ハ敗
ナリ

期門、期門ノ名ハ
漢代ヨリ始マル、

浩々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滎帶、羣山糾紛、黯
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天子ノ禁衛軍ナリ、後虎賁郎ト更ム、コ、ニテハ將軍ノ麾下ヲ斥ス組ヲ以テ甲ヲ綴ルヲ組甲トイフ、車士之ヲ服ス。帛ヲ以テ甲ヲ綴ルヲ被練トイフ、歩卒之ヲ服ス。組練ノ兵ヲ沿岸ニ配置スルナリ

凜冽

組帛ヲ綴トイヒ、細絮ヲ綴トイフ、憑陵勢ヲ恃ミテ人ヲ陵グナリ

浙々

沈々 暮々 雲ノトガセル貌

李牧ハ趙ノ良將ナリ 林胡ハ北狄ノ名、周ニハ狼狽トイヒ漢ニハ匈奴トイフ 太原、今ノ甘肅省ノ固原一帯ナリ 朔方、今ノ内蒙古鄂爾多斯ナリ 飲至策勳 戰勝ツテ歸リ宗廟ニ飲ムヲ飲至トイフ、策勳ハ勳功ヲ録スルナリ 穆々棣々 穆々ハ天子ノ威儀アルサマニシテ、棣々ハ臣下ノ容儀正シキサマナリ 荼毒 荼ハ苦菜ニシテ能ク物ヲ毒ス 烝民 烝ハ衆ナリ 惛々 憂思ノ貌 寤寐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老子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拆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馮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邪。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惛惛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五三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唐岑參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雪飛。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开。
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
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旂凍不翻。

守在四夷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ニアル語天子ノ德
遠方ニ及ビ四夷代
リテ之ガ守ヲ爲ス
ヲ謂フ
岑參、唐ノ南陽ノ
人嘉州ノ刺史タリ
故ニ世岑嘉州ト稱
ス、參夙ニ戎幕ニ
佐タリ、此詩モ亦
征戍中ノ作ナリ

角弓 角ヲ以テ裝
飾セル弓ナリ
都護、軍官ノ名、
將軍ニ次グモノ

瀚海、又戈壁ト稱
ス、唐ノ時瀚海都
督府ヲ置ケリ

闌干 縱橫ナリ

轅門 軍門ナリ

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

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五四 文天祥 靖獻遺言

厓山既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
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爲宰相也。
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
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
以死。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
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乃遣使

唐時北庭ノ大都護
府ニ輪臺縣アリ今
ノ土魯番ノ地ナリ
天山、西域ニアリ
一ニ祈連山トイフ
長安ヲサルコト八
千餘里ト稱ス

燕京、今ノ北京ナリ
首丘スレバ、ニニニス狐死正丘レ首一禮記檀弓一
祖禰ハ父ノ廟

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即絕不食。意擬至廬陵、得
瞑目長往、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即為告墓文、
遣人馳歸、白之祖禰。至八日猶生。天祥以為、既過鄉
州、失初望矣。委命荒濱、則立節不白アキラ。
盍少從容以就義乎。乃復食。
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
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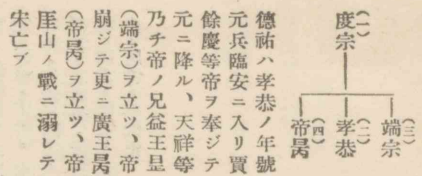


文天祥

長揖手ヲ拱シテ上ヨリ下ニ極ムルナリ

十七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史

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博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



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博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

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

柴市ハ燕京ノ街名ナリ

述己志焉。元主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有義士張千載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

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刪修)

流形 萬物ヲイフ
易經ニ雲行雨施、
品物流レ形。トアリ

蒼冥

皇路 大道ナリ

清夷 清平ナルナ

丹青

張良椎ハ前ニ出ヅ
蘇武節ハ卷三ニ出
ヅ

五五 正氣歌

文 天 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
時窮節乃見。一々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
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一) 春秋世、齊大夫崔杼、家人弑
莊公。太史書簡曰、崔杼弑其君、
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
(二) 春秋世、晉靈公不君、趙盾諫
之、不可、反欲殺之、盾出奔、盾族
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
盾弑其君、盾曰、不然、董狐曰、子
爲正卿、不討賊、弑者非子而誰、
(三) 劉備攻益州、備將張飛生獲
巴郡太守嚴顏、飛呵曰、何不早

磅礴

三綱 君臣・父子・
夫婦
陽九 厄運ナリ、
陽厄五、陰厄四、
合ヤテ九トナス
隸也 不力 天祥
自ラツノ努力ノ足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

降。顏答曰、鄉等無狀、侵奪我州、
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
也。飛怒、令牽去、斫顏、顏色不變、
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
而釋之。
(四) 晉惠帝時、皇弟成都王穎鎮
鄴、橫恣、東海王越奉帝征之、敗
績、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
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
迎帝入鄴、左右欲澆帝衣、帝曰、
嵇侍中血也、勿澆也。
(五) 睢陽城陷、張巡被執、尹子奇

ラザリシヲ實ムル
ナリ或ハ曰ク部下
ノ將士ノ力戰セザ
リシヲイフト
陰房・春院トモニ
牢獄ヲサス
関 モノザビシキ

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闐鬼火。春院闐天黑。

忠

上事於君
下交於友
内外一誠
終能長久

孝

敬父如天
敬母如地
汝之子孫
亦復如是

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

一皁皁ハ馬ノカ
ヒヲケナリ

瘠腐尸ナリ

百疹疹ハ惡氣ナ
リ

繆巧 奇巧ノ術

耿々 心ニ存スル
アリテ忘ル、能ハ
ザル貌
曷有極 心ノ憂
ノ盡キザルヲ蒼天
ノ極ナキニ喩フル
ナリ
典刑 刑ハ型ニ同
ジ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
如此再暑寒。百疹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
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五六 歸去來辭

晉 陶

潛

謂巡曰聞君督戰大呼輒皆裂
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
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
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
(六)管寧字幼安當漢魏之際居
遼東三十七年以清節自高徵
辟不就在家常著皂帽布襦袴
布裙耳
(七)祖逖字士雅以社稷傾覆常
懷振復之志爲豫州刺史將部
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
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

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八)唐德宗時朱泚反召段秀實
議欲僭號秀實奮而前唾泚面
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
豈從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額
流血蟻面遂爲其黨殺

(九)春秋世楚臣鍾儀因於晉晉
侯觀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繫者誰有司對曰鄭人所獻
楚囚也

來字ハ語助ナリ
惆悵

熹微 日景ノウス
ル、ナリ

衡宇 衡門屋宇

三徑 前漢ノ蔣詡

舍中ニ三徑ヲ開ク

唯故人羊仲求仲ノ

ミ之ニ從ツテ遊ブ

策扶老、策ニ扶リ

老驅ヲ扶ケテ流憩

スルナリ、一説ニ

策ニ扶老ト訓ス、

扶老ハ杖ノ異名ナ

リト

出岫 岫ハ山ニ穴

アルヲイフ

盤桓

翳々

巾車 拂拭シテ清

メタル車

窈窕 深遠ノ貌

涓々

遑々

帝鄉 仙郷ヲイフ

耘耔 草ギリ、ツ

テカフ

奚疑

奚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颺颺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句法

復奚疑。復何所疑。不復容疑。

廬山記ニ曰ク「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嘗醉眠其上。名醉石。」
尚友

蒼峭
酌酒ヲ地ニ沃ギテ神ヲ祭ルナリ
潺湲

五七 陶公醉石

宋 朱

熹

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況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酌潺湲。臨風一長嘯。亂以歸來篇。

五八 孟子鈔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

以已

胡斲、齊王ノ臣ナリ

罃鐘、新ニ鐘ヲ鑄レバ牲血ヲ塗リテ以テ之ヲ祭ル
穀觶、恐懼ノ貌

愛、猶吝ノゴトジ有百姓者、百姓ノ譏ル所ノ如キモノアリ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罃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罃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無傷道ニ於テ害
フ所ナキナリ

詩ハ小雅巧言ノ篇

付度 戚々焉 心動ク
貌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輿薪車ニ載セタル薪ナリ

詩ハ大雅思齊篇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權稱鍾ナリ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於目與？聲音不足於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便嬖近習嬖幸ノ臣ナリ

若若此

緣木求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商賈行貨ヲ商トナシ、居貨ヲ買トイフ
赴愬 愬ハ訴ナリ

恒産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慍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産
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産、因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
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
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罔民 羅網ヲ張リ
テ物ヲ捕獲スルニ
喩フ

瞻 足ナリ

庠序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
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爲食。陳良之
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

頽白 頽ハ斑ニ同
シ、頭髮ノ半白黒
ナルナリ

黎民

炎帝神農氏、始メ
テ耒耜ヲツクリ民
ニ稼穡ヲ教フ、後
世ノ學派ニ農家者
アリ神農ヲ仰イデ
祖トス

廛 民ノ居ル所ナ
リ

氓 他國ヨリ徙リ
來レル民ナリ
梱 タ、キテ之ヲ
堅ムルナリ

(梁惠王上篇)

饗殮饗ハ朝食殮
ハ夕食ナリ、自ラ
炊ギテ以テ食ヲツ
クリ、兼テ民ヲ治
ムトイフナリ
厲病シムルナリ

宮中 許子ノ居室
イフ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

路 疲憊スルナリ
朱註ニハ道路ニ奔
走スル義トス

疏・淪 竝ニ水路
ヲ通ズルナリ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濟。澤。汝。漢。淮。泗。皆水ノ名。樹藝。樹ハ種ナリ。藝ハ殖ナリ。

放勳。帝堯ナリ。

振德。賑ハシメケムナリ。

易。治ナリ。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以己憂者。農夫也。而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

蕩々。廣大ノ貌。魏々。高大ノ貌。

夏。諸夏禮義ノ國ナリ。

治任。任ハ擔ナリ。荷物ヲ整フルナリ。

場。冢上ノ壇場ナリ。

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秋陽 秋日ナリ
 皜々 潔白ノ貌
 南蠻 馱舌 鳩ハ
 惡聲ノ鳥ナリ、南
 蠻ノ言語ノ中國ト
 不通ナルニ喩フ、
 許子ヲ指スナリ
 伐木丁々、鳥鳴嚶
 々、出レ自ニ幽谷、
 遷ニ於喬木、
 詩經、小雅
 荆舒、荆ハ楚、舒
 モ楚ニ近キ國ナリ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
 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
 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
 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
 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
 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
 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滕文公上篇)

新定漢文卷五(終)

昭和四年三月六日
文部省檢定
 中學漢文教科用

昭和三年八月十日 印刷
 昭和三年八月十五日 發行
 昭和三年十二月十日 修正發行



發行所

小店發行的教科書は常に多數の製本準備してありますから萬一各地賣捌所に賣切の場合課業に御差支の節は直接御注文下さい直ぐ御送り致します

立川書店

大阪市南區安堂寺橋通三丁目四十五番地
 振替口座 大阪一四六一番

印刷者 北隅茂

發行者 立川熊次郎

大阪市南區安堂寺橋通三丁目四十五番地

編者 武藤長平

種類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定價	金四拾參錢	金四拾七錢	金四拾七錢	金四拾七錢	金四拾七錢
昭和四年臨時定價	金七拾壹錢	金七拾壹錢	金七拾壹錢	金七拾壹錢	金七拾壹錢

昭和四年臨時定價 卷五拾錢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日
山陽中學
中華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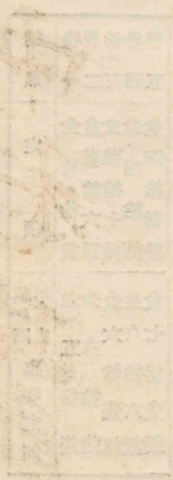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日



發行所

立
書
號

發行所
立
書
號



山陽中學
中利政則

